

城钢模的赵师傅

一枚晚睡的月亮

沈黄芳

许多年之后,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我偶尔会回忆起那些温柔的夜晚。我总觉得,那时的母亲就像一枚晚睡的月亮,洒下的清辉让人熨帖。

那是我上幼儿园时,我摔伤了手,晚上睡觉时,睡一阵哼唧一阵。母亲在我旁边躺着,耐心地哄着我,轻声念起童谣:“月光洒下来,照窗照壁照瓦槽……”伴着母亲的安抚,月光从窗户倾泻下来,似乎也有了疗伤的功效。就这样,我枕着月光,慢慢进入了梦乡。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看似诗意的夜晚,母亲是多么难。那时,父亲大病初愈,家中尚没有经济来源。母亲当全职家庭主妇多年,只能接一些手工活来干。为了多赚几个钱,她白天一睁眼就像陀螺一样转到深夜,马不停蹄地装塑料、贴纸盒、剪线头……我又摔伤了手,那些洒上月光的夜晚,对她而言,只有无尽的疲惫和揪心。她白天偶尔难得坐下来,不出几秒,就会在椅子上打起盹。

当我开始懂得母亲时,我也变成了一枚晚睡的月亮。小月龄的女儿,昼夜颠倒,半夜不睡。我睁着惺忪的眼睛,抱着她看遍了小城所有时刻的月光。川端康成说,他看见凌晨四点的海棠花未眠,我笑了,这算什么,我可是看到过任何时刻的月亮未眠呀。

有时,晚上关了灯陪睡,儿子还叽里呱啦地讲着学校里的见闻。我比了一个“嘘”的手势,告诉他,赶紧睡觉,不然妈妈会忙到很晚。儿子不解地问:“妈妈,你还要起来干啥呢?”我想起童年时哄着我念童谣的母亲,轻轻地笑着说:“妈妈就是一枚晚睡的月亮呀,你看,天冷了,要重新整理一下你们的衣柜,另外还要拖个地……”

成家之后,我偶尔带着娃回老家小住。母亲早已被被褥换洗过一遍,迎接我们的到来。儿子正处于闹腾的年纪,不肯午睡,晚上洗完澡,我早早就把他撵上床。我躺在床上哄睡,哄着哄着,把自己也哄睡着了。窸窸窣窣声中,我一觉醒来,只见母亲戴着老花镜,在台灯下手法流畅地缝缝补补。我蹑手蹑脚地起身,问:“妈,你怎么还不睡?”

母亲指了指手中的衣服,道:“弟仔衣服的纽扣掉了,这裤裆也开线了,老了,记性不好,趁现在想起来,把它补好。”她又朝熟睡的儿子努努嘴,轻声说:“睡相和你一样差,我替他掖了好几次被子呢。”

我心中一阵温暖,旋即却又一阵心酸。此刻,我对“母亲”一词的认知,终于形成了闭环。我终于明白,只要子女在身边,母亲就永远是一枚晚睡的月亮。那也许不甚明亮的月光,却能照亮孩子漫漫的前路,那也许不甚温柔的光,却能抚慰孩子疲倦的心灵。

后来啊,只要一想起这枚晚睡的月亮,我的心头就洒满了温柔的月光。即使前路泥泞,我也不曾彷徨。

班车

甄伟东

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能够坐班车上上班,应算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我现居燕郊,上班是在北京西南四环,一个来回100公里有余。在没有班车前,我坐公交倒地铁去单位,单程的时间就不少于两个半小时,如遇堵车,三个小时就耗在路上。一个来回的话,没有五六个小时甭想结束。有时想来,这人生的旅程让我在北京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的路上形成了一条无可奈何的循环。

一个小小的燕郊,居住着几十万北京的上班族。这个现象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燕郊毗邻通州,北京的房价高得吓人,离北京最近的地方便成了很多北京上班族的置业首选。这个小镇如今人口密度高,堵起车来一点也不亚于北京,曾经规划的道路明显窄了。

许多事物都是应运而生。燕郊那么多北京上班族,拥挤的公交似乎都难以承担重任。精明的汽车公司抓住了商机,开通了多条燕郊发往北京各个区域的班车。我所上班的总部基地,班车开通较晚,这条线路班车的开通应多感谢复工,是他与班车公司多次沟通交涉才最终促成。

开始时是一辆班车,但坐班车的人越来越多,过道上都站不下了,于是第二辆、第三辆班车都来了。三辆班车都是55座的大车,坐着来回上下班还算舒服。若不堵车,早晨50分钟即可到达总部基地,晚上回来稍慢点,大约要一个小时。总之,每天车上的时间基本两个小时,比原来省了不少时间。

许多曾经开车上下班的人也不开车了,加入了坐班车的行列。上班50分钟的车程,比在北京居住的一些上班族的上班时间短,真是幸甚至哉。车票钱当然不少,一天30元,但我仍然感到很值得。

开小车还算容易,开大车可是一门技术。三辆班车的司机都有各自的开车本领。二班司机张师傅是个脾气极为急躁的人,据说他曾经当兵打过仗,身上有多处弹片击伤的痕迹。他开起车来也似他的脾气,就想一直往前冲,车开慢了,那简直是他的奇耻大辱,永远跑在前面,才是他的英雄本色。他对乘客的口头禅是:“扶好了,扶好了,站着的乘客一定要扶好了!”每当听他告诫乘客要扶好时,我和身边的人都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二班车虽然比一班车晚发10分钟,但经常与一班车同时到达总部基地,有时甚至超过一班车更早到达,这给一班车司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一班车司机原来是开大货车的,班车开得快,但与二班车司机相比还是逊色了。对一班车司机来说,被二班车超过或赶上的滋味,肯定不爽。也许因为这种被追赶超过的压力,他开车居然也失手过几次,不是追尾就是小刮蹭。以他的开车技术,按说不应该出现这种小事故。

近来,二班车乘客有了烦恼,因为二班车竟比一班车晚到总部基地20多分钟了,许多乘客已经吃不上单位食堂的早饭。原来是二班车司机换了。新司机开车有些磨蹭,且路况和路况不熟。如此情况后,一班车的乘客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一班车司机也没有了从前被穷追不舍的压力,但车开得依然挺快,且很稳,彻底抛弃了曾经的浮躁。

听说,原来的二班车司机张师傅酒后闹事,居然打了班车班长。领导让他写悔过书,他索性就不干了。我想,也许二班车的乘客偶尔会怀念张师傅吧,尽管坐他的车有点胆战心惊,但他的快车还是给了乘客们自豪和爽快,似乎还有超车的胜利感觉。

精致。张统昌不久就被调去支援三线了,赵师傅也不到组里来干活了。但每年城钢模他还得来,因为别人干不了。

城钢模就是把三四十毫米厚的钢板切割成长条,城成一个圆环。这东西要有万吨水压机的话做起来就很简单。我们那时候什么机械设备也没有,全靠人力。这就难了。

赵师傅城钢模,一定得让赵新义烧火。赵新义是六级工,是个烧火的高手。我当铆工的时候已经几乎不用铆接了,都是焊接。唯一的一次铆接也是赵新义烧的火。铆钉得四五个人:一个烧火的,一个接钉子的,一个顶铆钉的,一个抡大锤的,一个套帽子的。

接铆钉的一手拿一个锥形的铁皮圆筒,一手拿铁钳子,用铁钳子一敲铁皮筒,就是要钉子了,赵新义听见,便从地炉上夹出一个烧红的铆钉扔过去。地炉离铆件得有七八米吧,中间还隔着些工件,车间里光线昏暗,通红的铆钉穿过那些横在空中的工件的缝隙,划出一道悠然的红色弧线,正落在接铆钉人手上的铁皮筒里。铆钉一进入铁皮筒,接铆人要往左缓一下劲,不然铆钉就弹出来了。缓缓的时机要掌握得恰好,让铆钉轻如羽毛般地落在铁皮筒里。

赵新义扔铆钉也很有技巧,那不是用手扔,铁钳子夹着铆钉抡起来,什么时候松钳子很难把握的,但他每次都扔得极准。铆钉最要紧的是快,接铆钉的接住铆钉,用铁钳子夹住塞进事先钻好的孔里,顶铆钉的人用力顶住,对面的两个人抡起大锤“铛铛”几锤,把铆钉砸进去把孔涨满,再用一个馒头似的模套压上,再“铛铛”几锤,一个鼓圆的铆钉就铆好了。任何一个环节耽误了时间,铆钉变凉了,再从那个小孔里敲出来就麻烦

了。碰上这种事,师傅是要骂人的。我不够资格上手,只能在旁边看。如此间不容隙的配合,看着会让人莫名地感动。

城钢模也得生地炉,不是在车间里,而是在在锻工房北面一个四面无墙的工棚里。我怀疑这个地方就是给城钢模准备的,因为没见过别的活在这干过。地炉就是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槽,两边砌几层耐火砖,架上铸铁的炉条,鼓风机管子伸到炉条下,上面烧焦炭,焦炭烧匀了再把割好的钢板放上去。这些活都归赵新义管。焦炭烧成什么颜色放钢板,烧多久、钢板烧成什么颜色是烧匀烧透了,都得靠经验。

赵新义忙活烧火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抽烟、喝茶。赵师傅工资高,可也是卷烟叶抽。他的手指跟他这个人一样,干瘦,细长,只有骨节比较粗大。他卷的烟很溜,松紧适度,抽起来看着不紧不慢的。他不大搭理我们,偶尔说几句,也多是跟干活有关的。他在那待着,我们这些年轻人也不大敢说话。他浑身散发着冷严的气息,让人不知不觉就变得小心翼翼。

烧火那边喊一声“好了”,赵师傅就扔掉烟头,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拎着铁钳子过去。有一个帮忙的,也拎着铁钳子,和他一起把那块烧红的几百斤重的钢板拖过来,立到比茶几矮一点的铸铁平台上。三四十毫米厚的钢板,立在平台上也有点稳定性,可钢板槽了头(即把钢板的两端先打成规定的弧度),这样一来,钢板和平台接触的地方只有一条线,完全得靠赵师傅和另一个人用铁钳子夹住扶正,那么高那么重的钢板,歪得稍微多一点,就会砰地一下倒在地上。

钢板立住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就赶紧抡起大锤打上去。当了八年铆工,这种大锤是

最难打的。一个是不得劲。钢板的高度和我们的身高差不多,大锤打到钢板上,胳膊要举得跟自己脑袋一边高,很别扭。二是这种大锤打下去的力量必须是垂直的,如果力量是斜的,就等于推了钢板一把,钢板还是会倒掉,真要这样,不用赵师傅骂你,自己都觉得难堪。

我有一锤没打好,不只是把钢板打倒了,大锤弹回来正打在我的小腿骨上。可能是看我受伤了,赵师傅也没说啥。我去了厂医院,大夫摸了摸,说骨头没事,表皮青肿,用纱布给我缠了缠,我就又回去抡大锤了。

得回炉烧好几回,钢板才能被城成一个粗略的圆环,这时候要放一个实心的圆柱形的钢模子进去,更仔细地锤打。赵师傅喊一声“停下”,我们就住了手。他把钢模竖起来,用铁卡尺伸进去测量,卡尺和钢模内壁摩擦,发出刺刺的声音,说明尺寸正合适,而且不管从哪个角度伸进去都是如此,可见钢模是溜圆的。用大锤打出来的东西,准确到这种程度,是技术、经验,可能更是长期实践孕育成的直觉。每个钢模,赵师傅只要喊一次停下,没有量量不合适、回炉烧红了再打的时候。

虽然不止一个中年师傅对赵师傅的大架子不满,却也承认他水平确实高。后来我阅人增多,发现很多真有大本事的人,都是这般目下无尘。大多数人不喜欢这种人,也可能这种人根本没想让人喜欢他。

1975年,老工人退休,子女可以接班。赵师傅就退了,他儿子进了我们厂,而且就在我们铆工组。他本人则去了我们厂的家属工厂当临时工。所谓家属工厂,几乎全是家庭妇女,大约一两百人,生产些纱布、磨刀石之类的民用产品,也不知道赵师傅去了能干啥。

石头

夏扬

没有葩美
没有芳香
没有花言巧语
没有耀眼光芒
没有取宠伎俩
然而——
世界上最珍贵的金属
就在它里面

365页笑容

马星雨

我打电话告诉奶奶,明年的日历不要买了,我从网上帮她买。奶奶说她早从集市上的“2元超市”买了。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我不用看,便知道奶奶买的一天一页的手撕日历,肯定是印着黄道吉日的“老黄历”。

其实奶奶不迷信,市场上这种便宜的手撕日历多数都是这种风格。早年,大家都手撕日历,那时的日历也很“卷”。12月未到,集上便开始吆喝着卖日历,价格几毛钱一本,不仅拼尺寸价格,也拼内容,有主打幽默笑话的,还有的主题是猜谜、美食、生活小妙招等等。

日历买来当书看,当然得选一本可心的。后来,手机普及,这种老式日历的主要消费群体大概就是老年人了。奶奶每年都早买一本“老黄历”,阅读性减弱,奶奶就发挥其最大功效,把日历当手账本使用,哪一天交了电费,哪一天买了花生油……随手一记,有日期有真相,查阅起来倒也方便。

前段时间,我闺蜜花了99元网购了一本漫画日历。那是一位漫画家新出的日历,有图有文字,风趣幽默,是一本可以反复阅读的治愈系日历。闺蜜是个漫画迷,她说每天看一幅漫画,读几行醍醐灌顶的文字,心情便会好一点。

而且我闺蜜也把日历当手账本,每天在日历后面写上几笔。她要每天记录一件幸福的小事,虽然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但也有轻盈的美好可以记录,一年下来,自己就是一个拥有365件幸福事儿的精神富翁。

于是,我也网购一本日历寄给奶奶。以前我买东西,怕奶奶说我浪费,总爱在价格上撒谎,这次我不撒谎了,我实习有工资。实价告诉了奶奶,不出所料,收获了一番“哎呀呀,浪费呀,瞎花钱,这些钱买点啥不好呢”之类的话。

我知道奶奶不会如闺蜜那般每天记录生活,我让她遵从自己的习惯用日历就好。至少每天翻一页崭新的日历,看到有趣的漫画和充满生活智慧的文字,可以会心一笑。

我爸说,奶奶收到日历后,一边看一边唠叨,嫌我乱花钱,不会过日子,但脸上却有掩饰不住的笑容。我想好了,新的一年,我每天都打一个电话给奶奶,问她日历上今天画了啥漫画,写了啥话儿,然后跟奶奶讲一件我当天的幸福小事儿。心里装满小星星,生活才会亮晶晶呀。



雪趣

12月13日中午,北京下起大雪。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一处小树林里,一群外地来京的中老年游客玩心大起,搓雪球、打雪仗、拍雪景,一时间玩得亦乐乎。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尚湖之韵

胡斐敏

常熟境内,古城西边,虞山脚下,有一个美丽的湖泊——尚湖。温和的气候,充足的光照,充沛的雨量,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尚湖独特的风貌。

尚湖的成形,是大自然的杰作。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常熟还在沧海之中,万里长江把上游夹带的泥沙在入海口不断堆积,逐渐形成了陆地,形成了江岸、土丘、湖泊、河流。地壳运动造就了尚湖。

尚湖,隐者之湖。早在商朝末年,湖边来了一个长发披肩戴着斗笠的渔翁,他在湖边垂钓,无饵钩直,这就是隐者姜尚。西周建立,姜尚成为辅佐周朝的开国元勋。

尚湖,神话之湖。虞山俗称卧牛山,传说是太上老君的一名侍童变的。这位侍童因在蟠桃会上与月宫中嫦娥的侍女眉目传情,暗中来往,被王母娘娘识破逐出仙界。侍童被贬为牛,卧伏于东海之滨,成为今日的“卧牛山”;侍女被贬为鸟,追随仙童,徜徉在卧牛身边,海枯石烂,永远在一起。卧牛的身影映在湖中,山湖同生,生生不息。因而,人们给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之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映山湖”。

尚湖,我们崇尚你的自然美。

尚湖,古城之湖,日月流逝,山水同在,人类在山水间建城,繁衍生息,湖、山、城形成了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日出之地为东,日落之处为西,湖光山色,古城生辉,尚湖又有了“西湖”的美称。

可以用“西施”来赞美尚湖,她有“沉鱼落雁之貌,闭月羞花之容”。尚湖之美在水,在雾,在水墨一般的暮霭中的婀娜多姿。日出日落,她披着如烟如雾的靓丽华装,犹如海市蜃楼中的梦幻世界。

可以用“明镜”来赞美尚湖,她似青春少女的眼睛清澈明亮。看鱼翔浅底,观白帆点点,一艘艘鱼船划破湖中的蓝天白云,涟漪中水天一色。

可以用“母亲”来赞美尚湖,她敞开心胸,用乳汁孕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千万亩良田,常熟成为富庶之地,成为“人间天堂”。

可以用“英雄”来赞美尚湖,千百年来,她孕育了无数的英雄。土著居民从远古走来,泰伯、仲雍从商周走来,姜太公隐居在你的身旁,黄公望遨游于湖桥上,钱谦益、柳如是乘轻舟一叶荡漾在湖中,翁同龢行走在湖畔阡陌间。即使他们寿终正寝,其墓家还要建在湖畔,因为他们的灵魂还眷恋着尚湖。

尚湖,我们崇尚你的自然美。

尚湖背靠虞山,虞山映入尚湖,正是这山水之美,造就了尚湖独特的自然美。

站在虞山上俯瞰尚湖:尚湖一碧万顷,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周围河流纵横,港汉曲折,古朴自然的民居点缀其间;湖面如镜,倒影如画;微风乍起,波光粼粼;大风过境,白浪滔滔;湖上“漂浮”着的岛屿,形态各异,随天气变幻时隐时现,深远浩渺;近山碧水与晴空融为一体,形成色彩斑斓的人间仙境。

尚湖,我们更羡慕你的人文美。退田还湖后,在尚湖中出现了新的景致:荷香洲、桔香洲、烟雨洲、渔乐洲、桃花洲……湖边建起了尚湖山水文化园、荷香洲公园、钓鱼港公园和拂水长堤。移植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水中有鱼虾,岛上有走兽,湖畔有牡丹,湖上有飞鸟。湖中有湖,湖中有山,如梦如幻。

尚湖,一头连着虞山,一头连着古城,虞山因她的氤氲而秀美挺拔,古城因她的碧水而为弦歌之乡。“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尚湖是虞山的恋人,是古城的母亲,养育着千万生灵。

尚湖,我们缅怀你的过去,我们崇尚你的今天,我们憧憬你的未来。